

日子曾經鋒利

夢羔子





夢羔子 原名

鍾濟源，1955年生於砂朥越古晉，自高小時代即開始文學創作，開始寫童話，散文，而後致力於新詩創作。其詩才洋溢，詩作語言獨特，手法嫻熟，真實地反映詩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富時代性及典型性，深受各階層人士的喜愛及馬華文壇之重視。出版有詩集「你那邊的夜色黑不黑」（1986），「日子曾經鋒利」（1989）

封面題字：沈慶輝

日子曾繞轉

少杰



日本雜誌總覽

千載夢



利鋒曾經日子

夢羔子





夢燕子 題名

國情悲，韶華半生
的浮沉處古昔。這
處小夢凡的滿地交
響如作。陶如為童
訓。最久。何處無
為世新詩創作。其
情才洋溢。非官朋
言難時。夢注姻姻
。真真地反映的人
所感到的社會環境。
這時代的及與靈性
深埋。在隱隱入我
夢中。及為夢。一
軍。夢。夢。夢。夢。
夢。夢。夢。夢。夢。
夢。夢。夢。夢。夢。
夢。夢。夢。夢。夢。

目錄

第一輯：彈奏



旱季／一

芭場／三

翻／五

椒秧／七

殺草記／九

雨水／一一

椰樹／一三

溝渠／一四

彈奏／一六

泥土集／一八

換／二二

番薯／二六

種椒記／二八

最後一道菜畦／三〇

胡椒／三二

竹／三四

窗／三九

火燒土／四二

田埂／四五

日子曾經鋒利／四九

這麼樣的雨季／五一

情火／五五

第二輯：河語

臘月／五九

垃圾場／六三

河語／六四

最後的寂寞／六六

破衣／六八

最後條街／七一

榴槤／七五

母親／七八

成長／八二

風塵女郎／八七

黃泉路／九二

獵人／九五

過橋／九九

兄弟／一〇四

迷路／一〇八

瞎／一二二

大廈／一一六

漆刷／一一八

帽子／一二〇

磚／一二三

梳髮記／一二五

鎚聲／一二八

還鄉／一三一

臉色／一三四



第一輯：
彈奏



旱季

青菜

癱瘓在床

想起自己的麻臉

和遲誤的婚嫁

肥料已是苦苦的葯丸再也吞不下



椒樹

上了岸

還捎着變了形祖先遺留下來的

船槳

每一片葉子

都隱藏着一張難民枯瘦的臉孔

說同情

人們還不是貪婪你們口袋裡的黃金



八七年六月

芭場

大屠殺後

血濺了遍地

黑了

該凸的都凸出來

該凹的也凹進去了

山的死

赤裸的屍首告訴你一個典故

誰的眼睛受傷



八十年十二月

焦黑的無辜如何待雪呢

有的人用灰色的烟伸冤

也有人春擊

要求一塊綠



八七年十二月

翻

把濃濃的野草掀開

把不見天日的泥土翻開來

就像在靜夜深深的燈火前

掀着蜘蛛網

抹抹塵埃

翻着一本早已被遺忘了的歷史

這本歷史對誰都不重要

因為誰也看不懂

它沒有語言沒有文字



它寫在泥土裡

每當我翻着一塊塊泥土

就想起父親

寫在泥土裡的

血淚

一行行一句句



八六年十月

椒秧

這麼小的山都攀不上

山腰處

搭個簡便的草棚

夜

宿

醒了

伸出小手

我交給他一支粗壯的柱子

他竟



愛不釋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留侯世家 留侯世家

留侯世家

留侯世家

留侯世家

留侯世家

留侯世家

留侯世家

留侯世家

琳琳



八七年一月

八六年十月

殺草記

一

把整個天空的落霞
趕落下來

野草想死多一次

穿上軍服

再來

見

我



二

閉上眼

我要唱歌了

我的歌聲裡永遠沒有絕望

我把水珠磨碎給你沐浴

讓你死後

重

生



八七年二月

雨水

火種已經絕滅

再也燃不着一叢援助

雨水逐漸雲集

城門前

心中

翻山越嶺盤踞了半個世紀的

信念

節節崩潰



而後扔還給你

一種被強暴後變了色的江山

想哭也沒機會

其實你的哭聲和淚珠

早就給撤退了的雨水一塊擄走

某個山谷底

被毀屍滅跡



八七年二月

椰樹

爲誰消瘦

爲誰

我一路哭着長大

到晚年

搖起扇子在暮色中訴說往事

一生的心酸

也

清涼可口了



八七年八月十四日

溝渠

對於大小溝渠

也能以任何一種姿式躍過

對於糾纏不清的是非

也能從容不迫冷靜地走過

陽光斜落而來的勢利眼

三姑六婆的唇舌

以及溝水

那幅專門照出人們的倦容與困境的

照妖鏡



我都一一掏起來灌溉禾田
所以荷着鋤頭我比誰都看得開
當然囉

禾苗也長得特別茂盛



八六年十一月

彈奏

當年他把年少的猶豫

煉制成一只琴鍵

跟着父親

在田裡

把生活的旋律彈奏

父親下台了

他頂上去

自己的空缺

則讓他的兒子携着年少前來填補



沒有觀眾

也不為誰彈奏

只是讓生命掀起一個又一個高潮

在山崩地裂的迴响中

欲罷不能



八六年十二月

泥土集

紅火土

一叢濃濃的火焰

是你的愛

是你對大地

一種萬古不熄的燃燒



八六年十二月

黑土

你是含蓄的個鄉下姑娘

雖然世界遺棄了你

你仍依戀這個世界

和

每一個自你的房門外

响起的

足音



黃土

大樹的魔爪撕裂你的胸膛

痛楚

可以抵擋

而野草在你頭上梳洗着的懶散

你忍無可忍



白沙土

一場風雨

使你更加多愁善感

可惜你的藝術才華只能寫在臉上

你的內心

荒涼的似一片沙漠



八六年十月

換

把屋樑換了

把牆把屋頂所有的圓木

和破爛的亞答

都換了

一如換掉所有陳舊的歲月



只有柱子

仍深深地立在泥土裡

經歷過了幾十年的狂風和暴雨

仍長方形地框着

它的位置

就像父親的影子

深深不移地在我們心中立着

當年父親在園中築了這小屋

擋住了我們生命中的驕陽

暴雨和狂風

等我們長大

當我們雙手能扶持住要倒下來的牆

當我們的頭能頂得住

那給虫蛀爛的屋樑

父親去了

那時滿園椒樹



滿園果樂鳥的歌唱

而今荒了

靜了

野草野樹

叢生

而今

誰還會記得

誰還會要這座破爛的小屋

和這片曾經流着父親的血與淚

貧乏的這片土地

我的兄弟呢

而我的兄弟又是什麼

勞燕分飛在天涯在海角



在相逢的不相識裡

走入林中

去尋找更結實的木料

我不能讓它塌下去

因為這小屋

因為這片土地裡

有着父親對我們深深的愛



八六年六月

番薯

此生如何裝扮

你依然逃不過低賤的追殺

把生辰八字偷偷遺忘

把寡婦的淚珠偷偷地抹去

泥土洞外

陽光

躡手躡腳地走過

低賤就低賤吧



八六平六民

只要兒女

成

材

是

日

書

室

小

土



八七年三月

種椒記

你掘起一個個土墩

你要在這無海的小群島上

讓你的期望

青綠

烈日當空

你用椒瘟濃濃的陰影去遮蓋

用人們的譏諷

灌溉

那椒秧的脆弱



八十三日

明知道這是種不祥

這小墓上的春天已經一去不返

你却當它

是另一種開始



八七年二月

最後一道菜哇

冒雨替你鋤完

人生中你還未鋤完的最後一道菜哇

從此

風雨飄搖的夜裡

就多了一重牽掛

冷不冷呵

陰暗地你有沒有點燈



這是一生中

唯一鋤了而不播種的菜哇

只種着

我永遠的

哀

傷



八六年九月

胡椒

讓時間

使人們淡忘所有的悲痛

讓空遺柱子的

足跡

斑

斑

也忘去是你們曾經爬過

而今却成了不忍目睹的墓碑

如

林



你的名字已成了長長的嘆息
和一種無法言傳
無限的

惜 惋



八六年七月

竹

外面的驕陽多熱呵

誰會知道

我蹲在我們家族濃濃的門影裡

有多冷

有時甚至我捨不得脫下

在我冒出土面時土地給穿上

厚厚的那件冬裝

這是傳統

我們的人生每跨一步都必須步步為營



八六平寸尺

總有許多檢討

總結

和記錄

像每個少年

誰都渴望長得高頭大馬

誰都渴望冲破家族的陰影

呼吸是屬於自己的

空氣

長大了

我却希望能被編成竹籃

在田裡在椒園裡

盛着農人粒粒凝成的血汗



或者被編成竹筐

盛着菜農一筐又一筐的苦樂

如果不能

就把我搥扁了讓一種鄉土味

釘成誰家的牆

或者散佈在你的地板和睡床

要不然被分屍也好

被交叉地插在菜畦裡讓菜苗

攀出農人一種勉強的

溫飽

雖然我不認識屈原

雖然我的祖宗是和他有點點交情



你叫我裹着米粒投河

或者投入世人對他議論紛紛

的咀裡

我也願意

可是我的心願始終沒實現

我的夢想

也隨着我內心的虛空而落空

我最後一次發現自己時已身入廟宇

在香火與燭光的搖晃中

大徹大悟

雖然我的身軀腐敗得僅能削成一把

微小的竹籤

容我的精神

在神明與衆善男信女間

作個最忠實的

僕人



八六年八月

窗

爲什麼不在竹廊裡

銀色地吹奏你的青春

讓你的情懷

柔柔地飄過那即將金黃的禾田

那座座的情人山

以及

一片無際的原始林

你的獵槍呢

終日掛在腰際在你心中磨得發亮



那把巴冷刀呢

尖銳的魚叉和銅製的探照燈呢

爲什麼全把興趣高掛在牆上

用塵埃

封住

爲什麼老讓多情的月光

在心房外徘徊

而不開窗呢

沒有誰知道

此時比月色更深比水更冷

是你的心



夜夜

你夢見情人山下有你的哭泣

你眼見穀穗的日漸金黃

來不及收成

你的愛情已被一大群麻雀

吞食



八六年七月

火燒土

把木柴架起

縱橫地架起日後各自要走的方向

夜空下

晒最後次月光了

其實我們的青春就是熊熊的烈火

在內心激烈燃燒

而今再圍着一叢火焰

肉不烤都熟

酒不喝都醉



突然有一種不可言喻的絞痛

不能不把土掩了

把自己最後的醒覺也覆上

火光頓時消失

濃濃的白煙幽魂地升起

等煙霧消失

等晨暉輕輕來到

輕輕地掀起覆蓋在我們身上

那昨夜的醉意

一堆火燒土已墳墓般堆起

堆起我們的過去

回首皆空



倒不如在記憶中種叢薑吧

反正走下去的人生

多風多雨



八六年八月

田埂

醒來

不能呼吸

野草叢叢的綑綁 死後

我將墮入那一個輪迴

嗦嗦的鐮刀聲中

我被解脫

赤裸面對大地

野草披一身赤黃躺着



獸性已消失

打着雨傘的小樹也已被收拾

而誰又能告訴我

一睡

我一共睡去了多少個青春歲月

看火舌的龍飛鳳舞

鋪着黑色地毯

我的愁緒

煙再濃再灰色也不能把它沖淡

又說插秧了

那個老農夫和他女兒的背影

仍深深插在我的心版裡



誰能告訴我他們的下落

我也答不出

他們與我有着什麼關係

我只是不被人看在眼裡的田埂

我只是不被人看在眼裡的田埂

守護禾苗的成長

把自己的眼淚留下來

見證禾苗的成熟與枯萎

忍受無數被踩踏的痛苦歲月

苦難的晚年

爲什麼令我徹夜難眠叫我守着

蕭條的社會景色

別告訴我多少人失業多少工廠

又倒閉

湧入市區的人潮又湧回山區

我不要聽

全不要聽



八六年六月

日子曾經鋒利

一遍遍磨着良知

一片片撕碎所有的江湖盟約

日子曾經鋒利

是流血是無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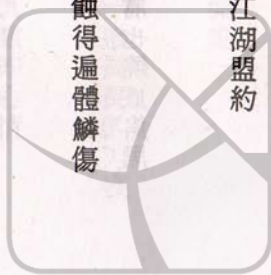
最終逃不過歲月給蝕得遍體鱗傷

順手也把頭髮劈了

昔日狂奔而來的水源頓時短缺

只成個空的姿式

一種衣著針綫的縫補



一種手術後的痕跡裡

入籍於

汗酸

點把火

把夢壓燒毀

把自己古銅色的皮膚也燒成焦黑

這黑夜

醞釀着世界末日前所未有的肅靜

只要勤於播種

星子終會

甦醒



八六年九月

這麼樣的雨季

冒着雨開一條溝渠

讓田裡過剩的雨水流走

就像我忍着痛楚

在自己的心田割下一道長長的刀痕

你走吧

戴着濕透的草笠和沉重的心情

沿着溝渠旁的陌阡

一路隨着流水

在我眼眶的雨水氾濫成災的迷濛中

走出我的視線走出我的



心田

這並不是一個錯誤

你只是我生命的雨季中

多下的一場豪雨

就因為是人所以需要愛

就因為是田所以需要水

可是你

已使我田裡的秧苗全淹沒

已使我田裡的蛙聲

和呼吸

全淹沒了



還我原來的自己

還我一份鄉間的悠靜

我沒有說過我不需要水

我也沒有說過

我的心裡不需要愛

你轟轟烈烈你排山倒海而來你的愛

並不適應於

一個鄉間脆弱女子的心田

我的心田並不山巒起伏

本來就是那麼的心平氣靜平坦的

一望無際

不龜裂也不浸水

但是我有很大的理想

要使蔬菜葱綠

也要使穀穗同陽光爭個

金碧輝煌

你走吧

沿着溝渠旁的陌阡

一路順着流水走吧

在這麼樣的雨季

把你的草笠

戴好



八六年九月

情火

林子裡遊蕩時

小小湖泊

竟出現一個女孩款款深情的倒影

他就中邪了

分不清什麼是人物和景物

一忽兒女孩溶化成這片樹林

又一忽兒

樹林凝固了成爲那個女孩



豐滿和肥沃的土地

每根草每棵樹

每座山崖和瀑布

以及每一個山式的起伏

都令他的心跳加速

他真願意

蓋間茅舍隱居於此耕耘一生

那年八月

林子在旱季中失火

火舌捲去了他的衣服

毀去了建在夢幻中的茅舍

過度的驚駭

他根本沖不出這個情慾的火海



驟雨過後

火灰與木炭的混合味中他甦醒

發現自己

赤裸裸倒在光禿禿的山脈

這竟是日夜的思念

失去了草木失去了整片綠

也失去了所有的神秘

還要解釋些什麼

一個錯誤

足夠壓駝他的背當個稻農

播種一生



（土地越來越貧乏

後來燒芭的火勢也越來越弱了

面對枯枝敗葉

他照樣播種

懶得去

收拾……）



八六年八月

第二輯：河語



三國志卷之六

魏書卷之六

蜀書卷之六

吳書卷之六

晉書卷之六

宋書卷之六

第三回



臘月

一
舉起

向臘月的傍晚連開數槍
有幾根羽毛掉下來
絲絲小雨也紛紛掉下來



二

飛鳥如果聰明

可以避過一個又一個

多槍口的星期日

可是早熟的炮竹聲却使它們迷惑

是晚霞

還是自己的鮮血染紅了晚雲

天空

竟是件美麗的壽衣

在歸途中等着穿上

三

總是潮濕的

只因爲春天總是習慣披着雨衣

而來

白天



躲不是不躲也不是

那忽而下忽而停的雨

晚上

睡不是不睡也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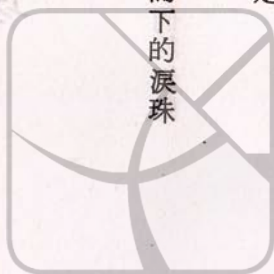
一枕潮濕

串不住控制不住而下的淚珠

這就是臘月

雨也多

淚也多



八七年一月

垃圾場

一

幾個村童在尋找他們的年齡
和被遺棄了的

愛

幾條狗爲了零食

一堆堆翻着

竟是人們臭氣冲天的

私隱



二

我突然瞥見自己的過失

瞥見那年

被自己的年少倉卒扔掉的愛

竟被人撿了

擦亮

當

實



八七年十一月

河語

別問我倦不倦

其實未踏上舞台我就開始倦了

倦於演着一場又一場獨腳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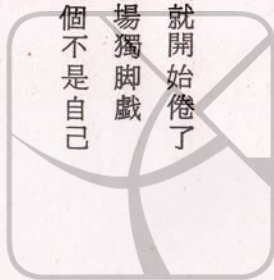
倦於演着一個又一個不是自己

分分秒秒日日夜夜

不曾忘記

尋找我原來的那個自己在那裡

誰說我有少女的柔情



誰說我還有少男的冲勁

我連自己的性別

都已遺忘



八六年四月

最對的寂寞

最後的寂寞

不再喜歡熟悉的臉孔

和聲音

一個我不想認識

一個不認識我的村落我歇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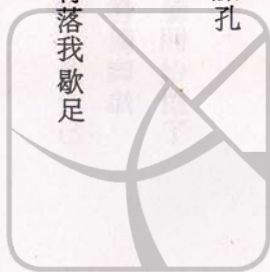
最响往

也就是要我最先離開的地方

最深愛

也就是最先離開我的那個人

這傷痛



八六平四月

已形成了無可救藥

夜半醒來沒有淚痕

因為春天已在生命裡悄悄走過

我讀着掌紋

這縱橫的風雨路正颳着滿地落葉

倉皇中

我拾到的竟是自己最後的寂寞



八六年三月

破衣

我仍捨不得扔掉這件破衣

像扔掉我現在

這個老妻

我從不後悔

這是當年自己選擇的布料

自己要求設計的款式

管它現在流行什麼

我只知道

它昔日的光輝永遠在我心中閃耀



八六甲三月

溫暖着我的心

多少個不眠之夜

看到床上豐滿漸退妻的瘦軀

和她的臉

如浸在鹽水中的一片鹹菜葉

和看到掛在牆角自己的那件破衣

那件縫縫補補

我不能語言

想着一些人袋裡有錢

換妻如換一件衣

可是我的袋子老早就破了

唯一能裝得穩的就是



和妻同甘共苦

的

信念

每次要爲妻縫製件新衣

她都把布料

裁剪和縫製給我們的兒女

我們穿破衣只因爲

我們忍寒挨餓都已經不覺一回事了

我們已失去了太多太多

可是一看到我們的兒女

在他們臉上

我們又找回來了一些什麼



八六年十月

最後條街

走在街上

或許這是最後次一拐一拐地

在世人的眼中行走了

碎碎的夜色一如自己歲月的破碎

滲着街燈的暈黃中

回想

年輕時血與淚受傷的顏色

即使店鋪還未打烊

即使人們已就寢把記憶之窗關上



忘記了

曾經廉價地把自己整個生命拋售
的建築師傅

曾經不因酒醉而摔破了

妻子兒女對他終生的寄望
也沒有關係

走在街上

街越縮越短了

轉了個彎

赫然發現街的盡頭竟是人生的盡頭



這條街最後間店鋪

最後盞街燈裡記憶着年輕日子

的不能褪色

即使她再不認得我我不認得她

即使她兒女不再認得傳說中

老早已經死去了的父親

也沒有關係

她睡了嗎

即使不見她滿頭白髮的蒼蒼

我也不會停下腳步

蜷縮在她的店舖前等她一個黎明

等她一個心房門

最後次的

開啓



我會一直走下去

一拐一拐地走完這條街走完

這個人生

沒有回首

沒有怨

沒有

恨



八七年一月

榴連

不把每一個人放在眼裡

睜眼閉眼

她觸及的是雲是霧是陽光

和這大自然的靈氣

伸手縮手

她觸及的是星是月

是柔柔的風細細的雨



住在高高的樓閣
任誰也攀不上去

太會保護自己了

初出娘胎她就披了一身滿滿的刺

她的身材日漸豐滿

她的體香傳播千里

姐妹個個下鄉出嫁了

可是她依然

閨房深鎖

厭惡世間的你爭我奪

不屑於人類虛假的臉孔

她在等待

一個真善美



一日
她終於躍下樓閣了

人們歡天喜地
但拾到的只是她一個美麗的空殼



八六年三月

母親

摸黑而起

取柴生火

她總是想快點把兒子的黎明燒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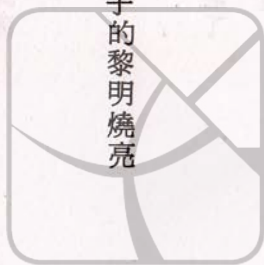
兒子小的時候

她只能用窮困沖一壺朦朧的晨色

讓兒子坐在破門檻上

餐着門對面

樹叢底下那粒冒起的蛋黃



八六三三

而今日一出

就那麼地出了幾十年

兒子呵兒子

他幾乎還未知道日出竟是怎一回事

在暗無天日下

他忘了自己

而人們也似乎遺忘了他

偶爾在一些鎚聲鋸聲斧頭聲中

才能知悉一些他的

方向

爲了把黎明燒亮

母親不惜把自己的生命加予燃燒



她把鮮血染黃成一杯美祿

把無限的慈愛

化成一杯鮮奶的潔白

兒子不安地喝着

兒子並不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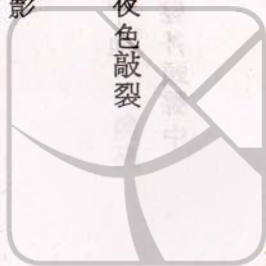
一舉將那從濃濃的夜色敲裂

裂成一道縫

泄出一個朦朧的月影

和碎如粉末般的

星光



分不清自己是睡着還是醒着

反正睡着

也夢着在揮工具

氣喘如牛上氣不接下氣

黑幕中

他終於見到一絲忽隱忽現的光綫了

他終於見到

生命中的曙光了

可是那一絲光綫越植越粗

他發覺

那竟是母親頭上

那一根根

的

白髮



八六年五月

成長

在車子的顛簸中醒來

就被烈陽刺傷

怎麼會處身於不見人烟的荒山野嶺

怎麼會呢

鬍子也怎麼突然間

冒出來呢

翩翩的少年呢

昨夜

還在歌舞中沐浴



還在縷縷柔情中相依相偎

打烊時

分不清是街燈醉了還是自己醉了

踉蹌上了車

說回家怎麼不到家

記得

我的年少裡沒有這種荒涼的风景

雨絲細細長長

梳洗着將暗的天色

清醒時才發覺

這部一直往前竄的車子

沒有司機



也找不到第二個搭客

我已被扣押

被放逐到萬里外漆跡剝落的陰影裡

用窮困生火

用另一種沙啞的音調

說長成

旅程的顛簸

荒山野嶺稀奇古怪的傳說

紛紛向我走來

我日夜迷糊地夢見自己的倦容

夢見

自己的一堆白骨



被一群餓殍啃吃

惡夢連連中睡去又醒來

一切都靜止了

我竟被摒棄在一座野墓外

天旋地轉地爬不起來

車子不知何時已墮落山崖

燒焦味中

毀成一堆破銅爛鐵

這便是成長

爬起來

昏着頭



嘔着血跛着足踉蹌地

獨走

天涯



八六年八月

風塵女郎

是什麼叫她浪跡天涯

叫她遨遊於山川與水色而不返

以及

浸淫在膚色的冷暖裡

不能自拔



她總是向往獨自一人出海

乘着絕色

選擇在狂風巨浪中

來一個美麗的拋錨

然後昂游

浮成一個島

浮着成一個婆羅洲島

一個故鄉的

姿勢

讓錦綉的江河霞色

高聳入雲的山峰

迷人的熱帶原始林

聞名於世的摩祿山麓

以及

原住民奇異的民族色彩

都一一展露



旅遊勝地的牌子

已經深深地插進她的腦袋

和掛在

她赤裸裸的身上

愛情已對她失去意義

她只醉心於

來了又去去了又來

海浪滔天的錯覺裡



一直醉心於這種錯覺

來一個蛙式

一個蝶式或個自由式

製造個個美麗的拋錨

可是她的青春終於一寸寸地腐爛
被捲至

歲月的荒原

海鳥的怪叫聲

一陣又一陣地把所有綺麗的夢

紛紛撕碎

她已經是塊

不毛之地

突然她想

長成一棵椰樹

把所有暗地裡偷偷掉下的眼淚

拾起來



可是赤道已經離她很遠很遠了
故鄉也似春夢一場

漸漸

模糊



八六年四月

黃泉路

爲什麼不把禮儀放在眼裡

把圓桌子圍起來吃個團圓飯

就急急忙忙

把軀殼脫下扔還給塵世

不錯，這條陰暗的黃泉路

誰都要走

是快是慢

是遲是早

走得永遠不回頭



八六甲四日

幹嘛你的行色那麼匆匆
幹嘛你致電而來的訊息
那麼急促

如此夜深風冷

你却要我在村口苦苦把你等候
還好

我的燈籠還能點燃

七月半遺留下來的那樽米酒

還未被我

喝光



八月半

你以為我會和你痛飲至天明嗎
當頭我將狠狠給你一棒

只因

二十年的朋友一場

蘇醒時

才來問

這麼年輕你為什麼想不開



八七年清明節

獵人

我的白天是人們的黑夜

人們的黑夜

才輪回是我的白天

萬物寂靜時我出沒

萬物甦醒時

我

身

隱

把身上每一個細胞都武裝起來



冲入

生命中最黑暗的原始林

原始林中

野生着我年少的狂傲與獸性

我眼前的世界

每一個動靜都在我的槍口中圈着

我追殺中的猛獸

時時刻刻在我前後左右

每一陣的風吹草動

或毛骨悚然的怪叫聲

時時刻刻我都準備放它

一槍

爲了追殺

自己也淪落了被反擊的頭野獸

我的生死掛在你的槍口上

你的生死

也寫在

我的子彈裡

忘了什麼是白天黑夜

忘了自己是隱身是出沒

也忘了自己是追殺還是被追殺

在生命中

我最黑暗的原始林

殺（我伺候已久的時刻終來到）



我想喝熱血

想吞生肉的時刻也同時來到

殺殺殺

突然僵住

因為那奄奄一息的猛獸

那四處向我挑剔

我日夜欲追殺的敵人

竟是

我

自

己



八六年七月

過橋

你牽着你的狗我也牽着我的狗

在橋上

在用我們的坦誠築起來的橋上

相遇

而今我們不止不相識

還把臉翻開

你望着天你是高傲的雲

我把視線摔倒在一塊塊木板的橋上

在隙中滑落橋下



我竟是

無情的流水

友情的一載載

鋪成橋板的一塊塊

不知何時起已經這兒一塊那兒一塊

地鬆落

什麼坦誠什麼肝胆相照

都已經爆開了無數的

裂痕



是誰在橋上遺下一根骨頭

我們的狗互相搖着的尾巴

突然間僵住

成一把應仗中的鐵條

爭執中骨頭掉入水裡

撲通的解禁聲後

又把尾巴將友善搖了起來

你繼續牽着你的狗

我也繼續牽着我的狗

沒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

繼續過橋

我們也曾爲一根金色的骨頭

而爭執

而掉入怒海

就像現在我們不止不相識



還把臉翻開

一塊塊橋板的滑落

似乎誰也不願

把我們心中互通的木橋重修

讓它塌下去

讓它塌下去

此後你用舢舨划着你的孤傲

我也冷漠地

划着我的小舟

從此再也毫無瓜葛



或許這是最後一次過橋了

我牽着我的狗

搖搖欲墮中

發覺

我們連狗都不如起來



八六年七月

兄弟

曾經在同一個信仰裡

用鮮血把旌旗染製

除暴

與抗敵



曾幾何時

臉的變色山河也跟着變色

指着敵人的槍口

突然我們互相指着對方的胸膛

一發終不可收拾

兵荒馬亂炮火連天

幾乎朝亡國滅

最後

你扔下江山的面目全非

擁妻攜眷

躍過纍纍的彈坑撤退

在東面的一個小島

升起

你自己的旗采

而我也在腐屍碎瓦在奄奄一息中

拼命爬起來



重拾舊山河

炮聲是不再响了

內心裡

却更激烈

無言地對抗

就這麼樣對壘了幾十年

從當年的年少氣盛

到暮歲時淋了滿頭雪花的悲涼

我們毫無

勝敗

我們比熟悉的人更熟悉



我們比陌生的人更陌生

唯一的可悲

只因為

我們是兄弟



八六年二月

迷路

現在你迷路了

在曠野

無人能救你

也無人能給你指引

繞過你跟眼前那合抱的參天古木

繞過前人遺留下來的

陳舊事跡



或許會有條山路

在心中

出現

你置身在半嶺

想滑下去還是爬上去

上山的路因鮮少人行走

荒涼的

已經沒有了路模



你必須認定方向把路走出來

不過

五里外才會有個山泉

九里外才會有個小亭

再爬到一身創傷幾乎奄奄一息

少林寺

抬頭或許在望

如果覺得辛苦就下山

下山的路鳥語花香詩情又畫意

山下看似仙境

霧把懸崖虛掩

也把崖下那深不見底洞不見邊

的苦海

如詩如畫隱現

這個失足

任你如何鎮靜如何細心

也逃不過



浪濤起伏漩渦處處

愛恨交織

苦海無邊

若你自認泓術高明而泓至彼岸時

回首已是

百年身

趕緊上路吧

遲疑將使落日落得更快

遲疑將引出

滿山的虎豹豺狼



八六年七月

瞎

他的日子沒有陽光

也根本不知道

影子的世界是個怎麼樣的世界

一來到這世上

第一個哭聲就給烏溜溜的愁雲

和長綿不息的苦雨

所淹沒

所以哭也等於沒有哭



所以他閉着眼也等於睜着眼

睜着眼

也和閉着眼毫無分別

連白天夜晚

連上午中午下午連自己對自己

都分辨

不清

雖然太多的潮濕使他發霉

太多的雨水

使他辨認不清什麼是汗水什麼是

淚水

他無根地

在世人的疑問中活着



就像現在

他僵僵着問號形的身子在街頭

無言地詢問

向自己

詢

問

雨停了

在他心中下了幾十年的雨

終於停了

他想環顧那裡是南方北方那裡是

東方和西方

那裡是他想要歸去的方向



太陽在他蒼白的面額

泛着赤霞

所種下的汗粒也收割如豆

他沒有感覺

他所要的太陽並不是掛在天上

激動了幾十年的心湖終於平靜了

當夜色撿起掃把

把叢林的倒影一一清除

他突然倒在溝渠旁

悄悄地

形成一堆

垃

圾



八六年八月

大廈

當一座大廈

失魂落魄醉臥荒野

給匆匆忙忙趕路的文明

的脚尖踢醒

究竟有多少人會想起

扶它起來

反而被它踩在腳底下

永世不能翻身的

樁木



八六平八日

究竟有多少人會想起

它的成長

幾億億粒沙石攪着工人的血汗

在洋灰的僵硬中

陪葬

和

被彎屈被綑綁

永遠無法再見天日的

鋼鐵的

冤情待雪

榮耀的背後是什麼

是什麼



八六年十二月

漆刷

讓新鮮與美感戶內戶外地
替你張貼

讓屬於你的喜悅在你臉綻放
也讓多姿多采
說是你的明天



她當然知道那些花花綠綠的青春
還是屬於她

可是她總是漆不進

自己蒼白的

心靈

什麼是淡粧什麼是濃粧

什麼臉色配什麼顏色

用今天和昨天去調劑

她也知道

明天會有一個怎樣的天空

生命

到頭來還不是像手中那把

粗糙的漆刷

青春盡了

就

扔在

牆角



八六年六月

帽子

—

陽光不會晒昏我的頭
雨水反而會使我更清醒

赤着頭

不願接受人們的施捨

人們的盛意

是大熱天帽子底下的陰涼

它只會掩住我的視線

掩住

我所要走的



方 向

二

我說我只是個平庸的人

任何形式的帽子

對我

不適合

也不需要

三

如果歲月交給我一頭白髮

就讓冬天的雪

繼續雪白下去



如果生活在我的臉上爆發了一場

戰爭

就讓烽火直冲雲霄

活着沒有必要掩飾或逃避

去戴頂帽子

把帽舌拉得

低

低



八六年十二月

磚

大人在玩大人的遊戲

那一塊塊

烘得火紅的餅乾

塗上冰淇淋糕

夾成一塊塊貼成一層層

不吃

却說是

牆



姐姐說我們家以前也是這麼樣的
爸爸省吃儉用

把許許多多餅乾買回來

藏在

牆

角

裡

肚子好餓

藏在牆角裡的餅乾發霉不發霉呀

爸爸說

挖不出來了

已僵硬

成了

家

產



八七年六月

梳髮記

一

每天梳洗不淨一臉惆悵

鏡中那個人

是誰

呵

二

在曠野中

無意地闢出一條路

也無意地走了幾十年



當你發現前無去路時

太陽已彎下腰

把你的身影

和人生

收

拾

三

黑壓壓的一叢膠林

伸展在我的髮際

我的活力也像膠汁

天越黑

它也流得越多



提着膠刀

把人生割成幾億億條路

天亮熄燈

回家

千挑萬選

路上的竟是條死路



八七年三月

鎚聲

一聲聲輕輕重重

把所有的年少鎚爛

還是鎚着一個理想的無法成形

換過多少支鐵鎚

怎能記住鐵鎚柄斷過幾回換過幾回

像換過多少個工地

多少個老板

生活是劑強力膠迫你

把斷斷續續把欲中斷的鎚聲駁接



鎚聲下

鐵釘是銅皮鐵骨又怎樣

你咬緊牙根又怎樣

活着殘而不廢

你的姿式站不是坐不是蹲不是

睡也不是

面對大堆用了又丟丟了又用

沾滿洋灰的舊模板

面對着大堆面如土色

給老板用了又炒炒了又用的廉價勞工

年華已在皺紋中

翻覆

登得越高

你越看不見自己的日出

這十幾年來斷斷續續的鎚聲

隨時會凝固

集成一個絕响還給你

還給你

是樓底的

血肉

模

糊



八六年十二月

還鄉

就用十年前

那塊槩那個手式

划回

你母親記憶的流沙河上游

用多少眼淚醃製成
的渡頭



你母親多麼渴望

你能帶回幾支樁木

把繼續傾斜的高脚屋柱子

把繼續傾斜的家境

扶直

或者搬遷

因為貧窮總是一片

深不可測遲早令人沒頂的爛泥巴

那時真的不能不背井離鄉

披着

一針一綫

母親爲你的未來縫製的無限期望

你更覺

異鄉的夜晚冷

而今你還鄉



一臉暮雲竟令整個故鄉的天空

愁雲密佈

雙眼的緊閉

也令鄉風瀟瀟如初秋雨泣

這是相逢還是道別

總之你伸不出一只手

把生命重譜上

詞曲

親情離體友情離體鄉情也離體

你被抬着

說還鄉

鼻子裡已經沒有了呼吸



八六年六月

臉色

每次出門

總要看臉色

門檻內低着頭斜着眼睇爸爸的臉色

門檻外

則把頭昂起

看天色了

從小就懂得辨別天氣

因為爸爸的臉色是個天氣的晴雨表

萬里無雲時天下太平



風起雲湧烏雲密佈時

最好找個地方

躲避

時時天下着雨

而天空清如洗艷陽又高照

爸爸呵

你常令我的童年感冒

而今爸爸的臉色

只能潛入記憶的最深處搜索了

而今一出門

就已經習慣昂起頭

看天的臉色甚至世人的

臉色了



所以我也跟着習慣

每天帶把雨傘

藏在

心

上



八七年三月

犀鳥叢書

書名	作者	定價
一、旅者	(詩集) 吳岸	M\$ 6.00
二、巍萌及其作品 (散文, 小說集)	巍萌	M\$ 10.00
三、你那邊的夜色黑不黑	(詩集) 夢羔子	M\$ 4.50
四、馬鹿山下	(小說集) 李采田	M\$ 4.00
五、有情天地有情人	(散文集) 黃葉時	M\$ 6.00
六、脈脈斜暉	(小說集) 融融	M\$ 5.50
七、日子曾經鋒利	(詩集) 夢羔子	M\$ 6.00
八、逆旅	(中篇小說) 融融	M\$ 6.50
九、離淚	(詩集) 關渡	M\$ 4.50
十、烟雨砂隆	(小說集) 梁放	M\$ 7.00
十一、瑪拉阿姐	(小說集) 梁放	M\$ 7.00
十二、蝶之集	(詩文集) 陳蝶	M\$ 10.00

書畫目錄

卷次

書名

冊數

0.30	1	卷一	朱吳	(吳魏)	朱魏	一
0.30	0	卷二	朱魏	(吳魏)	朱魏	二
0.30	0	卷三	朱魏	(吳魏)	朱魏	三
0.30	0	卷四	朱魏	(吳魏)	朱魏	四
0.30	0	卷五	朱魏	(吳魏)	朱魏	五
0.30	0	卷六	朱魏	(吳魏)	朱魏	六
0.30	0	卷七	朱魏	(吳魏)	朱魏	七
0.30	0	卷八	朱魏	(吳魏)	朱魏	八
0.30	0	卷九	朱魏	(吳魏)	朱魏	九
0.30	0	卷十	朱魏	(吳魏)	朱魏	十
0.30	0	卷十一	朱魏	(吳魏)	朱魏	十一
0.30	0	卷十二	朱魏	(吳魏)	朱魏	十二
0.30	0	卷十三	朱魏	(吳魏)	朱魏	十三
0.30	0	卷十四	朱魏	(吳魏)	朱魏	十四
0.30	0	卷十五	朱魏	(吳魏)	朱魏	十五
0.30	0	卷十六	朱魏	(吳魏)	朱魏	十六
0.30	0	卷十七	朱魏	(吳魏)	朱魏	十七
0.30	0	卷十八	朱魏	(吳魏)	朱魏	十八
0.30	0	卷十九	朱魏	(吳魏)	朱魏	十九
0.30	0	卷二十	朱魏	(吳魏)	朱魏	二十



之七

子曾經鋒利

羔子

羅洲出版有限公司

• O • BOX 1158, 9372

uching, Sarawak.

一九八九年九月

幣六元 M\$6.00



犀鳥叢書之七

——日子曾經鋒利／是流血是無敵／最終逃不
過歲月給蝕得遍體鱗傷／——這黑夜／醞釀着
世界末日前所未有的肅靜／只要勤於播種／星
子終會／甦醒

「日子曾經鋒利」是砂勝越著名詩人夢羔子繼
「你那邊的夜色黑不黑」後的另一部力作，內收詩人
1986—1987年間詩作四十六首。詩人以一貫熟練的
現代詩技巧成功地樹立他個人獨特的藝術形象，令
人愛不釋手。



犀鳥叢書之七

——日子曾經鋒利／是流血是無敵／最終逃不
過歲月給蝕得遍體鱗傷／——這黑夜／醞釀着
世界末日前所未有的肅靜／只要勤於播種／星
子終會／甦醒

「日子曾經鋒利」是砂勝越著名詩人夢羔子繼
「你那邊的夜色黑不黑」後的另一部力作，內收詩人
1986—1987年間詩作四十六首。詩人以一貫熟練的
現代詩技巧成功地樹立他個人獨特的藝術形象，令
人愛不釋手。